

散文組首獎

〈空谷·幽蘭〉

陳馨妍



· 作者簡介 ·

1989年生於台北市。北藝大美術系、台大語言所畢。曾獲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小說三獎、台北文學獎青春組小說首獎、新北市文學獎散文佳作。

· 得獎感言 ·

這一篇我寫得很慢，內容來自我私密的塗鴉筆記。文字並不陽光，而很陰濕。彷彿這些字是由我體內深處的器官和臟器所寫出來的，而不是由那個社會性的、請謝謝對不起的「我」。我的器官與臟器在腔室裡靜靜企駐，一如我在那些失眠的夜裡靜靜企駐。醒過那些寂寥的狂暴，或狂暴的寂寥。

而我的姓名、我的社會性，從遙遠的、意識的表層看見這些文字，消化起獲獎的消息。忽然間（神經元延遲地）大量的惶恐和感激，一起從我體內湧到喉頭。

謝謝評審的肯定。謝謝我的家人。謝謝打狗鳳邑文學獎。

午夜三點，我睡不著。窗外微雨，黑暗一片。遠方傳來紫嘯鵲的叫聲。這是一種只有失眠的人才會聽見的夜鳥啼叫。

我爬起來吃零食。充氣包裝的起司棒，乾燥、澄黃的棒狀脆條。在空氣中放久了，慢慢沁出某種黏膩，像誰的手指。

我想像他躺在床上。他又躺在床上。你最好不要問他在幹甚麼。那是一件被認為青春少男才會耽溺其中的事，而此刻，他正無法自拔地陷溺其中。他全身的血管此刻都流竄著尖叫和狂喊，像汗水和體液一樣奔放沸騰。他四十歲的疲憊高潮，就在此刻空虛地降臨。

起司棒在空氣中慢慢潮濕，沁出黏膩，像誰的手指。像我自己的手指。

起司棒進入我的體內撫慰我空寂的胃。這是失眠者才能體會的，巨大而荒蕪的飢餓。

手指進入我的體內撫慰我空寂的洞。這是孤獨者才能體會的，垃圾食物般吞噬性的虛假飽足。

我的陰蒂與懸壘垂，一同震顫。

我是先認識了陰蒂，還是先認識了懸壘垂？

多年以前，這個部位對我而言還沒有名字。它只是一小塊觸碰時會意外搔癢、嫩芽般的敏感突起。其觸感滑順細緻，質地像牙齦，懸掛在與尿道相鄰的位置。只要我想要，就可以觸動它，使假警報般的尿感瞬間產生。

對於幼年的我，這是一個莫須有的部位。我不必對任何人談論它，更毋須看懂成人對它的指涉。

懸壘垂對幼年的我來說，也是一個沒有名字的部位。迪士尼的動畫裡，一隻會唱歌劇的華服大鯨魚，挺著肚臍，對觀眾敞開他的巨嘴，暴力性地顫動他口內的懸吊狀肉垂。懸壘垂大概是一種偷懶的漫畫符碼，代表被描繪的對象物正發出高音量的聲帶振動音。

還有一種對懸壘垂的印象。看病時，醫生會用吃冰用的小木板壓住你的舌頭。來嘴巴張開，啊——。我想像喉嚨的深處，我的懸壘垂就像迪士尼卡通裡描繪的一樣，狂熱盡責地震動起來。一種符碼化而莫須有的震動。那姿態，那形狀……不知為何總讓我聯想起由上方俯瞰，在我身下孤獨懸吊著的無用的陰蒂。

我對陰蒂與懸壘垂的啟蒙認識，或許是平行的吧。一個小女孩既有懸壘垂，也有陰蒂，並不是太令人驚訝的事。而我真的也只是一個平凡的小女孩。一個總被迪士尼逗得笑淚漣漣、也知道自已擁有一個秘密敏感點的小女孩。即使這層知道，先於性的思考。很先於很先於……。

我的視界。我的世界。它被內縮成一把湯匙，刮蹭著我體內的某道內壁。悶痛，但不討厭。原來有人，即使是自己，在面向著我的內裡。並且這道內裡關聯著性。並且這道內裡關聯著我的陰性。多麼榮譽，我都羞愧了。

我在街上，尋找洞的互補。我沒有告訴任何人，也不想告訴任何人。我只是幽密地，裝作甚麼事也沒有，安靜地走著。

我一直在想，洞的朋友會是誰？洞的朋友可以是有機物或無機物。可以是完整物件，或物體之局部。

我想起 IKEA 展示牆上的彩色掛鉤，一整排安靜擎舉。

我努力感覺洞可能會有的感受，在那種含蘊的情況。但甚麼也無從體驗。

只能憑空想像。憑藉我的空洞，空無。

洞也許很孤獨，和我一樣。從來都是。我們都一樣……都異樣。都不明白何謂充實。我們兩個，一對孤獨，孤獨的洞窟。

我想，另一個我住在涵洞裡，最深之處。你必須穿越黑暗的推擠，才能開始探及我，我始能開始體驗我身為容器的維度與能耐。

洞窟的形成，需要時間。鐘乳石的滴落，礦脈的低落。洞窟的形成，需要時間。我已經能夠聽見回聲。空谷幽蘭。每個人孤獨地死。

我是空花。

未果。

我現在，才明白，那個地方是甚麼。

今夜，雨沒停；那裏也凌亂不堪。

雨洩洩下著。

那個地方也只能是，濕的傷口。

我是一個搖籃嗎，不管我分配到的承接物會是什麼？我會一直中空，或者被過度填塞？

而現在正是我的排卵日。我想像一個孩子，他在這天的十個月後準時出生，附帶一位雄性的人類伴侶。

半小時後，汗涇涇的我依然什麼也沒有。沒有一個孩子，在排卵日成形，並且附帶一位雄性人類伴侶。沒有。沒有。

在這裡，只有我，在潮濕的燥熱的床鋪，想像一個孩子，在全然孤獨的排卵日。

如此濕漉，永不癒合。那裡只能是一個傷口，不停掀動，血與液不停流淌。一個思念的傷口。

我的內裡像山洞，很深，很暗，潮濕陰冷，臟器與內壁無聲地收縮。

而我所有的感覺就集中在那道內壁。我用想像對它施以撞擊和輾磨，規律地。而我所有的感覺就集中在一個點。很

深，很暗。涵洞至暗之處，傳來源源不絕的餘韻與回響，在腔室形成的漫長隧道。

我坐在這裡。我只是想像著。

想像長長的，彎曲的通道，它濕潤的內壁泛著水光，在想像的光束之下發出誘惑的閃爍。

進入其中，到最深處，你或許就能探及我埋藏的愛。

需要誰，或者自外於我的什麼，過來將我狠狠攪拌，從內部的至深之處。讓我如盛夏的野生漿果，汁液乍迸，在那一刻爽快地死去。

我曾相信，人生的樂趣該被盡量延遲達致——像香草天空的台詞。我想環繞人生的敏感帶前進。最後才觸碰那個能引爆自己的端點。在那之前，盡可能地堆砌等待，好讓期望能密密累積。然後，恍然與慰藉才會以滔滔之勢總結性地襲來，在瀕近毀滅的最後。

我只是，固執地在周邊行走，一圈又一圈，體驗渴望與壓抑的迷人拉鋸。在那些弱相關、強烈暗示，但稍不敏感的關聯區域遊走，每一步都輕輕振盪不遠處的禁忌之核。

極迂迴極迂迴地，延遲去點燃那個能帶來即刻新生與即刻死亡的蒂蕊。以為如此，便能持久運轉。不致去厭倦這自慰般的生活轉盤。

攪動我的生活，如同攪動我。

這樣就夠了。

失眠到清晨，我索性一個人到運動中心去游泳。

快游完的時候，他切入快速水道。

我本來正在水中馳騁，像一隻母豹，有掙扎的體感和掙扎的實速。他切入我所在的水道，就那樣停住，以四十五度的腰身靠在池岸，精實的上身在水面上，下身與一半的，胯部，在水面以下。

我不懂他在搞什麼。我不懂他，到底在搞什麼。我游到他身邊，觸碰牆壁，他的視線以四十五度角射過來。他的視線射過來，不太認真。但射過來了無論如何射過來了，我心想你是否要涉過來了。

但他只是一直斜倚在池邊。看著我碰壁，再迴返，像一隻掙扎的母豹。

我走掉了。

把快速水道留給他。

不再孤獨而反覆地碰壁。

儘管以身體幽秘器官及其所蘊含的私我情欲為主題的女性書寫、身體書寫等類似創作，隨書寫題材大肆開發，隨社會風氣開放，這類作品近年來並不少見，但相似主題的作品〈空谷·幽蘭〉，能在本屆一百五十多篇徵文稿件中脫穎而出，獲得首獎，自有其獨到之處。這類創作，除了需要自我裸露及坦呈的勇氣外，還得考量因題材而刻意標新立異的營造之嫌。本篇得獎作品最難得的是，筆調恰當。作者善用短句，語氣含帶輕巧詩意，細緻的帶領讀者行走於粗獷豪邁與藝文不可或缺的溫雅柔美之間。一路讀來，彷彿走在不可閃步、不可偏失的邊界線上，彷彿行走於兩邊都是斷崖的山稜線上，步步驚險，亦處處驚奇。